

贝克特全集 07

瓦

特

T

T

A

萨缪尔·贝克特……著

曹波姚忠……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瓦特

曹波姚忠……译

萨缪尔·贝克特……著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贝克特全集. 7, 瓦特 / (爱尔兰) 贝克特 (Beckett, S.) 著; 曹波, 姚忠译. — 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-7-5404-7517-8

I. ①贝… II. ①贝… ②曹… ③姚… III. ①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- 爱尔兰 - 现代②长篇小说 - 爱尔兰 - 现代 IV. ①I562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66392 号

贝克特全集 7

瓦 特

WATE

著 者: 萨缪尔·贝克特

译 者: 曹波 姚忠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吴健

装帧设计: 韩捷

内文排版: 陈向阳 何园 白笃群

印务总监: 邓华强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11.75

字 数: 177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517-8

定 价: 47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0731-85983029)

——

哈克特先生拐过弯来，在昏暗的光线中看到自己的座位就在不远处。座位似乎有人占了。这个座位很可能是市政当局的财产，不然就是公共财物，自然就不是他个人的财产了，但他还是把这个座位当作自己的。这就是哈克特先生对待心爱之物的态度。他知道那些东西不是自己的，但还是把它们当作自己的。他知道那些东西不是自己的，因为它们是他的心爱之物。

他停下脚步，更细心地打量着座位。的确，座位有人占了。站着不动的时候，哈克特先生看得略微清楚些。他走起路来摇晃得很厉害。

哈克特先生很纳闷，不知道是走过去好呢，还是转身回去好。右手边可以任意转身，左手边也是如此，可他知道，自己永远都不会因此而回头。他还知道，自己

并不会一动不动地站上好半晌，因为不幸的是，他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这么做。于是，解决这道难题真是再简单不过：走过去，或者转身，拐弯回去，沿着来的路线回去。换句话说，他是该马上回家呢，还是再在外面逗留一会儿？

他伸出左手，抱住一处栏杆。这样，他就能拿拐杖敲打人行道。橡胶沉闷的撞击声传到他的手心，那感觉让他稍微心平气和了些。

可是，还没回到拐角处，他就转过身来，向座位赶去，双腿能跑多快就跑多快。靠近座位的时候，只要愿意就能拿拐杖戳到座位的时候，他又停下了脚步，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占据座位的人。他想，自己有权利站住，等着有轨电车的到来。也许，座位上的人也在等那辆电车，等某辆电车，等停靠本站的许多电车，等那些驶进或驶出、只要示意就能停靠下来的电车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哈克特先生料定，假如座位上的人在等某辆电车，那么他们等了有好一阵子了。因为那位夫人捏着那位先生的双耳，那位先生的手放在夫人的大腿上，那位夫人的舌头伸进了先生的嘴里。等那辆电车

都等腻了，哈克特先生说道^①，他们就萍水相逢了。此刻，那位夫人把舌头从先生的嘴里缩了回来，先生就把自己的舌头伸进她的嘴里。做得公平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他不知道那位先生的另一只手是否会闲着，就向前迈了一步，想看个究竟，却惊骇地发现，那只在座位靠背的后面晃荡着，指间夹着一支已抽完四分之三的香烟。

我看一点都不猥琐，警察说道。

我们来得太晚了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多丢脸。

你把我当傻子吗？警察说道。

哈克特先生退却了一步，把头强行缩回去，直到觉得脖子的外皮都要拉断了，这时他隔得稍远，才终于看见那张被怒火憋得通红的脸正俯视着他，显得气势汹汹。

警官，他喊道，上帝作证，他的手摸上去了。

上帝不是一个用来发誓的证人。

要是我打搅了您巡逻，哈克特先生说道，请您千万原谅。我这么做，本意是再好不过的，是为了您，为了我，为了整个社区。

^① 通过省略“说道”后面冗余的反身代词，本作品节省了许多有用的空间，不然，那些空间就会丧失掉了。——原注

要是您觉得我的个头不如您，哈克特先生说道，那你就错了。我的身体也许柔弱无力，可我的眼睛却明察秋毫。哈克特先生坐在座位上，那座位还散发着情爱的余温。傍晚好，谢谢您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座位是旧的，又矮又烂。哈克特先生把颈背靠在孤立的靠背上，让自己的驼背自由自在地从靠背下面伸出去，双脚刚好碰到地面。在展开的修长双臂的尽头，两只手握着扶手，拐杖挂在脖子上，而脖子则垂在两膝之间。

就这样，他坐在阴影里，望着最后几班电车驶过，噢，不是最后几班，而是接近最后的几班。在空中，在平静的运河上，他看到了夏日傍晚长长的绿斑和黄斑。

就在这时，一位臂膀上靠着一位夫人的绅士路过此地，瞄见了她。

哟，亲爱的，绅士说道，瞧，是哈克特。

哈克特，夫人说道。哪个哈克特？在哪儿？

你是认识哈克特的，绅士答道。你肯定常常听到我提起哈克特。驼背哈克特，在座位上。

夫人聚精会神地望着哈克特先生。

原来如此，那就是哈克特，她说道。

没错，绅士说道。

可怜的伙计，她说道。

呃，绅士说道，咱们停一下，好吗，问他一声傍晚好。他走上前去，激动地喊道，亲爱的伙计，亲爱的伙计，你好吗？

哈克特先生抬起眼睛，不再望着西天的暮霭。

这是我夫人，绅士喊道。见见我夫人。这是我夫人，哈克特先生。

我听说过好多关于您的事儿，夫人说道，现在总算见到您了。哈克特先生！

我没有力气，就不起身了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是吗，我倒觉得确实没必要，夫人说道。她弯下腰来，颤动着凑近他，心里洋溢着关切。我倒觉得没这个必要。

哈克特先生以为，她会拍拍他的头，或者至少抚摩一下他的驼背。他的头垂在两臂之间，闷闷地喊了一声，他们就在他身边坐了下来，夫人坐一边，绅士坐另一边。于是，哈克特先生发现，自己被夹在他们之间了。他的头抬起来也只及他们的腋窝。他们的手放在靠背上，在他的驼背上方牵着。他们温情地俯下身来。

你记得格雷汉吗？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是一个害人精，绅士答道。

是一个律师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对于他，我略有所知，绅士说道。六年，是吧。

七年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很少判六年的。

照我看，他该判十年，绅士说道。

要不就判十二年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他干了些什么？夫人说道。

略微超越了权限，绅士答道。

今儿早上，我收到了他的来信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哦，绅士说道，以前我可不知道，他们还可以和外界通信。

他是律师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我几乎不属于外界，他补充道。

瞧我的废话，绅士说道。

真是废话，夫人说道。

来信里有一个附件，哈克特说道。知道你喜欢文学，我倒愿意把附件读给你听，给你尝尝鲜，只要天还没有黑得看不见。

尝尝鲜，夫人说道。

我说的正是那个意思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我有汽油打火机，绅士说道。

哈克特先生从口袋里抽出一页纸，绅士点燃了汽油打火机。

哈克特先生念道：

致内莉

致内莉，夫人说道。

致内莉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一阵沉默。

要我继续念吗？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我母亲的名字叫内莉，夫人说道。

这个名字并不少见，哈克特说道，甚至我都认识好几个内莉。

继续念吧，亲爱的伙计，绅士说道。

哈克特先生念道：

致内莉

给你，甜甜的内儿，当阴影显现
夏夏！夏夏！
我在这里蹲监，
让狂想恣肆飞扬。
她依然同伯恩外出徜徉？
海德拿手在她裙子里摸索，
正如以前？我发问，厄科答道：没错。

好吧！好吧！但愿鸿沟难越
噗味！噗味！
不会逾越，我的山雀，
去嘲弄这天真的快乐。
同伯恩激情燃烧，同海德
却不必隐瞒——什么都不必隐瞒，除了
格雷汉的私情。跟海德隐瞒，别跟伯恩来电。^①

私情！无与伦比的贞操的担保！
布谷！布谷！

^① “伯恩”原文为“Byrne”，与“burn”（燃烧）谐音；“海德”原文为“Hyde”，与“hide”（隐瞒）谐音。

但愿我本事牢靠
能查个千真万确
接受指派去发觉
在丘比特的花下，嗨，心肝！
狄安娜的羞红花蕾依旧这般。

然后，我的灵魂竟燃起幽暗的火焰
吐味！吐鸣！
因为它偷窃不厌
是那咕啾声
那成了婚庆颂歌的乐声，
还有许门把婚床上的嬉狂
湿如露珠的嬉狂充盈我的感官。

够了——

够了，夫人说道。

一个穿着披肩的女性从他们面前走过。可以隐约看出，她腹部突起，就像一个气球。

亲爱的，我从不像那个样子，夫人说道，是不是？

就我所知，心肝，绅士说道，丝毫都不。

你记得拉里出生的那个晚上，夫人说道。

记得，绅士说道。

拉里多大了？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拉里多大了，亲爱的？绅士说道。

拉里多大了，夫人答道。明年三月他就满四十了，蒙神之佑。

那就是“神”总是“佑”的那档子事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我才不愿那么过分，绅士说道。

哈克特先生，夫人说道，您倒是愿意听听拉里出生当晚的事儿吗？

哦，千万要告诉他，亲爱的，绅士说道。

呃，夫人说道，那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，高夫来找我，他说，特蒂，他说，特蒂，我的小乖乖，要是我猜准了你愿意的话，我真是极其乐意邀请汤普森、克林和科洪，来分享这只鸭子。啊，亲爱的，我说道，我这辈子就觉得这事儿最合适不过的了。我就是这么说的，是吗？

我相信你是这么说的，高夫说道。

呃，特蒂说道，汤普森走进餐厅，跟着克林和贝里也来了（我记得科洪事先有约），那时我已经坐在桌子边了。我是唯一在座的夫人，那没什么奇怪的。你觉得那没什么奇怪的，是吗，亲爱的？

当然不奇怪，高夫说道，太自然了。

第一口鸭肉我几乎还没送进嘴唇，特蒂说道，拉里就在我豆子里跳动了。

你哪里？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我豆子里，特蒂说道。

你知道，高夫说道，她肚子里。

那你多难堪啊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我向你保证，有几阵子，我都觉得拉里就要跌出来，掉到地上，滚到我脚边去了。

上天保佑，你感到他在滑动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我的脸上没露出一点儿迹象，特蒂说道。是吧，亲爱的？

没露一点儿，高夫说道。

我的幽默感也没有丧失。瞧这布丁卷，贝里先生说道，我记得当时他转身向着我，脸上带着微笑，瞧，多可口的布丁卷，真是入口即化。先生，不只是入口即化，

我答道，没有片刻的犹疑。不只是入口即化，亲爱的先生。我觉得，真是甜而不沥。

甜而不什么？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沥，高夫答道。您知道，甜而不沥。

你喝了咖啡又喝酒，孩子眼看就要蹦跶出来了，哈克特先生说道，我严肃认真地告诉你，肯定会趴在桌子下呻吟。

蹦跶，真是这么回事，高夫说道。

你知道，她怀孕了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啊呃，高夫说道，您瞧，呃，我，呃，我们，呃

特蒂的手亲热地落在哈克特先生的大腿上。

他以为我害羞，她喊道。哈哈哈哈哈。哈哈。哈。

哈哈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我承认，我很担心，高夫说道。

最后，他们退了出去，你没避开吗？特蒂说道。

我们确实避开了，高夫说道，我们退到台球室去，乱玩了一盘。

我手脚并用，哈克特先生，特蒂说道，爬上那些楼梯，拧着地毯轴，好像地毯轴是酒椰做的。

你都痛成这样子了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过了三分钟，我就当妈妈了。

没人助产，高夫说道。

所有事情我都是亲手做完的，特蒂说道，所有事情。

她用牙齿咬断了脐带，高夫说道，手头连剪刀都没有。那种事儿，你有何感想呀？

要是必要的话，特蒂说道，我会拿脐带挂在膝盖上，啪的一声扯断。

那样的事经常令我纳闷，哈克特先生说道，把脐带割断是什么滋味呢。

母亲的滋味还是孩子的滋味？高夫说道。

母亲的滋味，哈克特答道。我相信，人家不是在卷心菜的下面发现我的。

对母亲来说，特蒂说道，那滋味就是如释重负，真正如释重负，就像客人离开时一样。随后那些相连的部位都是库珀教授割断的，但滋味总是相同，如释重负的感觉。

然后，你穿上衣服下楼了，哈克特先生说道，手里牵着小宝宝。

我们听到了哭声，高夫说道。

瞧他们惊讶的样子，特蒂说道。

我记得，克林击球落袋的方式无与伦比，无与伦比，高夫说道。那样的方式我从未见过。我们凝神静气地望着，他摆出姿势，准备好一记高杆，把所有的黑色球击落底袋。

瞧那蛮勇的样子，哈克特先生说道。

在我看来，那样一击真是不可思议，高夫说道。哭嚎声传来，他便收回了正准备击球的球杆。他露出的那种表情我都不愿再提起。

可怜的小拉里，特蒂说道，好像是他自己的错。

别跟我说了，哈克特先生说道，没用的。

西北方向的天空真是灿烂无比，高夫说道，是吧。

真是艳丽无比，特蒂说道。你以为全都结束了，接着，砰！天空又骤然光亮起来，霞光四射。

是啊，哈克特先生说道，过了日珥还有日珥。

可怜的哈克特先生，特蒂说道，可怜的好哈克特先生。

是啊，哈克特说道。

我想，和格伦卡伦的哈克特家族没什么关系，特蒂说道。